

民國文獻資料叢編

民國時期
新聞史料
三編



方漢奇 王潤澤 郭傳芹 主編



國家圖書館出版社

方漢奇 王潤澤 郭傳芹 主編

民國時期新聞史料三編

第二十三冊

國家圖書館出版社



民國時期文獻
保護計劃

• 成 果 •

第二十三冊目錄

戰時記者 第一卷第一至十二期，第二卷第一至八期 杜紹文、汪遠涵主編 浙江省戰時新聞學會，
一九三八年—一九四〇年出版

新起之雲



江甯戰時新聞學會

略侵反與節者記

—辭刊發代—

文紹杜

浙省黨部於民國一
會，因號召國內新聞
記者，一記者節。今
日，我大中華民
國，民生幸福，否則我
們的神聖任務，以
看！瘋狂侵略的
，大時代賦予我們以
義感和熱心特別濃
；他的每一張紙，每
的和平。尤其是侵略
最前排，所見更真，
略逆流的所冲刷，所
，均係反侵略的有方
，一係國際方面，
略的把握，時以我們英
分析、統計、研究、
侵略我國是一樁鐵的
人類理性未泯的良心
做到，例如國際反侵
的材料，僅是斷簡殘
握當前的需要，新聞
反抗侵略狂暴的可歌
，新聞從業員為民
，重子懼，董狐南史之
願新聞從業員齊

戰時記者 創刊號要目

二十七年九月一日出版

記者節與反侵略.....	杜紹文
論戰時報導工作.....	錢震芳
抗戰中的報紙.....	錢震芳
報人在戰時.....	錢震芳
如何編輯戰訊.....	鍾紅
怎樣做戰地通訊員.....	鍾紅
國際戰爭時之隨軍記者.....	張李
戰地採訪一得.....	馬星
血染海鹽城（戰場特寫）.....	沙笑
守住自己的崗位.....	劉青
報紙下鄉去.....	呂許
輿論之淨化.....	王
新聞與抗戰力量.....	啓
日本報人的悲哀.....	方
敵在香港的新聞活動.....	士
犧牲一點版權.....	達
日蘇為什麼休戰.....	龍
捷克怎樣做和平堡壘.....	今
蘇聯對日作戰的準備.....	
瘋狂的世界.....	
軍火大王克虜伯（一期一題）.....	
新聞的新聞.....	
無窮盡談.....	鬼谷子

浙江省戰時新聞學會編輯兼發行
月出一期 日出版 零售五分

記者節與反侵略

——代發刊辭——

杜紹文

浙省黨部於民國二十二年秋，呈請中央保護新聞從業員；國府於同年九月一日，准浙之請，明令保護，杭市新聞記者公會，因號召國內新聞界，規定九月一日那一天為「記者節」，一方面仰荷政府的扶植愛護，一方面又有待於新聞從業員的辛勤奮發，「記者節」包涵以上兩義，到現在已整整五週年了。

今日，我大中華民族正和狂暴無比的敵寇，作一番決定生死絕續的血戰；此一戰事，我如獲勝，則民族獨立，民權自由，民生幸福，否則我們固然要做奴隸牛馬，即我們的子子孫孫，亦不免為日間的婢僕臣妾，這個最後關頭實任至嚴重了。所以我們的神聖任務，一句話，就是「反侵略，謀自衛，求生存」！

看！瘋狂侵略的烽火在延燒；聽！萬惡侵略的號角在廣叫；我們的責任是雙重的，即保護祖國之外，尚須進而保護人類，大時代賦予我們以艱鉅的職責，無可避亦無可辭。新聞從業員係人羣的「觸角」，他的官能特別銳敏，感應特別迅速，正義感和熱情心特別濃厚，嫉惡揚善從正去邪的態度亦特別堅決；所以新聞從業員站在反侵略的第一線，時為反侵略的急先鋒；他的每一張紙，每一枝筆，都化為反侵略的一顆紙彈和一座軍陣。世界反侵略總會代表巴黎時報記者毛那蒞漢時，曾說：

「執役新聞界，係世界最高尚的職業，以此為職業的人，必須肩負重大的使命，抒發任何事物的真理，以促進人類永久的和平。尤其是侵略主義者橫行霸道的現局，為求和平而反侵略的工作，亟須加緊。譬如演劇，觀衆聚集，新聞從業員坐於最前排，所見更真，所聞更切，當以敏銳的所得，把握現象的因果，而重振正義的旗幟，偏樹和平的風氣」。

今年的記者節，際敵寇狂暴的侵略下，和我們作第五次的見面。我們目擊敵人暴行的無理性，無人道，無良心，身受侵略逆流的所冲刷，所激盪，所飄泊，落在我們肩上的責任，是沉重而艱鉅的，我們最低限度的最小工作，至少有下列兩點：

一、係國內方面，須加速喚起全民族的反侵略意識，以驅除敵寇，做每一個人的實際行動，例如當兵、出錢、服役、生產，均係反侵略的有效利器，新聞從業員宜善為指導策勵和激勵，增加我們反侵略的偉大力量；

一、係國際方面，新聞從業員應舉我國的各種事實，向並世列邦，宣示我們不僅有反侵略的堅強決心，且有反侵略的勝利把握，詩以我們英勇抗戰的事蹟，敵人殘酷罪惡的獸行，一一公之於世，使各國對於我之抗戰，一致刮目相看；我國反侵略的精神和實力，皆可大白於世人之前，而促彼等的援華反日，加強其深度和廣度。

我國過去反侵略的宣傳，組織欠完善，工作欠緊張，聯絡欠密切，內容欠充實，手段欠敏巧，範圍欠廣泛，一切偵察、分析、統計、研究、歸納、論斷、策應、交際、分配等工作，類皆未能恰到好處。「宣傳任不忘真，說說並非宣傳」，敵寇侵略我國是一樁鐵的事實，而敵寇殘殺淫掠的暴行，亦係一樁鐵的事實，我們只要赤裸裸露這種醜惡的事實，訴諸全世界人類理性未泯的良心，就可以得到深刻的反應，使日間的罪惡遭受無情的裁判。可惜我國的新聞從業員，關於這些功夫尚未做到，例如國際反侵略總會歷次派來的毛那、雷諾諸人，和世界學聯派來的柯樂滿、雷克難之輩，我們報界所提供敵寇罪狀的材料，僅是斷簡殘篇碎圖的一點點，不能充分表示我國反抗侵略的神聖與英勇的任務來。所以，我們檢討已往的缺點，把握當前的需要，新聞從業員的反侵略宣傳，應該站在一般民衆的最前線，充分利用每一頁紙，每一枝筆，每一張嘴，把我國反抗侵略狂暴的可歌可泣事實，用直接間接的方式，廣為宣揚，使愛好和平崇尚正義的友邦，毅然決然的站在我們這一邊。

新聞從業員為民前鋒，他們是反侵略陣線的哨兵，亦係反侵略部隊的主力，職責雖重，義無可辭。昔宣聖著春秋而亂臣賊子懼，董狐南史之流，亦各能秉筆直書，楷模足式。不過以上先哲偏於消極的抨擊，而不能為積極的驅除；我們的反侵略，重任以行動為表現，其意義的深長重大，較宣聖董狐南史輩，又進一步，又深一層。

願新聞從業員齊任「九一節」之日，一致誓以至誠，戮力從事實際的反侵略運動！

論戰時報導工作

彬

李延祿將軍曾經有句名言：『大砲的射程怎比得上文化的射程，子彈的威力怎比得過文化的威力！』新聞記者號稱文化界的中堅份子，聽到這樣的批評，那得不凜然感覺本身責任的重大！

事實擺在眼前：平津京滬各大文化中心淪陷後，敵人箝制輿論，醉民衆的手腕，真如『水銀瀉地，無孔不入。』而各地新聞界同志，只要還有一道最後防線可以憑藉，仍在孤軍奮鬥，和暴日及漢奸們作殊死戰！直到最後防線亦被摧毀，沒法在原陣地上發揮其愛國熱時，才忍痛作光榮的撤退，重整旗鼓，和暴日與漢奸們周旋到底！

新聞界同志像這樣的堅苦奮發，自然有其豐富的收穫，試看敵人和漢奸報，儘管費盡心機，挑撥造謠，而戰區內的老百姓仍會棄為糞土，他們情願冒極大的危險，出極高的代價，買一份國人自編的報紙來看。聽說京滬線一帶的老百姓，因此而被敵人拘捕的隨時多有，甚至被其慘殺的亦很不少。新聞界同志！老百姓們這樣熱烈的歡迎我們，不該我們感泣，不該我們加倍努力嗎？

不過，真實的新聞記者，試從抗戰發動以來，作一番自我的批評，恐亦不能不有所懺悔罷！這次抗戰，無疑的是我中華民族破天荒未有的大事。由抗戰而形成的種種非常現象，變態的情緒，和特殊問題，不但是見所未見，抑且聞所未聞，新聞記者在業務上原負報道事實真相和指導輿論的責任；但要把這種非常現象，變態的情緒，和特殊的問題，一一加以正確的指導，分析，和解答，顯然已有不可克服的困難；要進一步，利用這些描寫，分析，或解答，以鞏固抗戰陣線，增進抗戰力量，驅除抗戰障礙，當然更非一般的新聞記者所能勝任，此應懺悔者一。新聞記者原是構成羣衆的一份子，殊無法跳出羣衆心理的圈子，明知負指導輿論的責任，而免不了隨羣衆的喜怒哀樂而轉移，所以當我軍勝利的消息傳來全民騰歡的時候，亦會過度興奮，將我軍戰功恣意誇耀，盡量渲染；若因此而助長軍事上僥倖輕敵的投機心，間接埋下了失敗之根，新聞記者是無可逃責的！此應懺

悔者二。自抗戰發動後，政府已屢有保障言論自由的明文，新聞記者應該可以乘機奮起，大膽批評，如某某為貪官污吏，應即明正典刑，某某為稅政惡法，應即儘速撤廢……；然而我們只見有純理論的高調，而不見有更具體的摘發，此應懺悔者三。飛機大炮固可以殺敵致勝，但對外宣傳，亦是『思想的炸彈』，在敵人的精神戰線上爆發時，同樣可以致其死命，但我國的新聞記者，充其量，不過能在國內盡幾分力，在對外宣傳方面，實在不足和敵人較短長，此應懺悔者四。平心而論，『八一三』以來的國內新聞界，自有其不可磨滅的成績，但我新聞界不但不敢引以為功，而反覺本身的缺憾和應懺悔之點太多，除了本位努力外，更希望政府和國民予以督促和鼓勵。新聞價值有三要素：一是迅速，二是真確，三是豐富，現在各報的國內消息，都感貧乏遲緩，而民衆對於本國新聞的真確性更多懷疑，結果新聞記者不得不仰賴外國通信社的消息，以充實篇幅，而民衆亦特別信賴這種情報。我們熱烈希望政府能命令電信機關盡力使新聞電流通，不可壓積；同時希望中央通信機關的消息更豐富，更敏捷，中央無線電台的廣播，更普遍，更有力。檢查新聞本是不不得已的辦法，抗戰期內，新聞記者對於所發言論和所報道的消息，都知自動檢查，其效力較官辦的檢查所何止十倍？政府對於洋商招牌的中西文報紙向取放任態度，而對國人自辦的報紙獨嚴，結果很多重要消息，在洋商報紙上可以痛快直書，而在自辦報紙上，只可從字裏行間去隱約猜想！民衆當然多取彼而舍此，新聞記者縱然要代政府保守秘密，亦苦無法杜塞民衆的耳目！新聞檢查制度不改良，在民衆心目中，自辦報紙的信心必將永遠低落，無法恢復。

最後，我們願喚起政府注意者：平津京滬失守後，新聞記者被捕及被殺的已有多人，其因不附敵而失業的亦不下數百人。新聞記者本屬清苦，除本身技術外，大概缺乏餬口之方，政府現方需要宣傳專才，何不加以收容，免其淪落？若他們不幸因迫於生計而違心事敵，豈僅是新聞界的憾事，亦是國家的損失！

抗戰中的報紙

錢震

報紙有兩個最主要任務，這就是（一）傳遞消息，和（二）指導社會。在戰時，由於前方戰況，敵軍實力等亟需迅速報道，及團結全國共禦外侮等信念亟待闡揚，報紙的任務，亦遂加大數倍。同時社會對報紙的需要，亦遂日形增高，因之戰時的報紙，究應如何完成其偉大的任務，却不可不加以討論和研究。

抗戰以來，我國各地報紙，雖其中一部因所在地淪陷而受到重大的影響（有的根本停刊，有的失却自由，有的因遷移而喪失其實力），但多數報紙均能認定職責，努力邁進，為國家民族出了絕大的力，這是應當敬佩的。但如講起任務的完成，却依然尚未能到最高的程度。

實際說來，我國報紙因抗戰爆發所造成的轉變，除了縮小篇幅登載有關戰事消息文章外，別的却很少看出所謂「戰時化」的意味！報紙的戰時化，應該不單單是這些外形上的變革，而是要在各方面力求達成其在抗戰期間的神聖的任務。

首先，作者以為目前吾國各處報紙，為使發展力雄厚，減少一般無謂的重複的消費，應切實實行聯合出版。自抗戰以來，我們只看見許多報紙因戰事停辦，同時，我們也只看見若干報紙因戰事影響而陷入風雨飄搖，却很少看見幾個報紙的歸併發行，這不能不說是損失的。我們知道在許多地方，一個報紙的力量是做不到，但要是幾個報紙合作，就可以做得很好很出色。別的不說，單就消息傳遞而言，無論是在人力或是財力，假如有兩個以上的報紙的合作，則所得的消息，定可比較敏捷而正確。若干報紙聯合出版，一方面可減少消耗，他方面可以加強服務效能。這在抗戰中，尤其是在長期抗戰中，確有迅速採行的必要。

其次，事實上，聯合出版亦畢竟有其不能克服的困難，若干報紙在不能聯合出版的場合下，却也應該作最大可能的合作。不特不應互相歧視，連強烈的競爭，有時也覺得不必。因好競爭固然是求進步的原動力；但有時為了競爭，免不了要損害進步的力量，減少合作的功能。這在抗戰軍事進行的今日，實在應該設法避免，至於非正當的競爭，更不必說應該絕對的根除。所謂最大可能的合作，則可就地方環境決定其限度，大概雙方可以共同設法求得的各條件，均可互相合作，不必過分的拘泥。

第三，在抗戰期間，不但後方民眾需要報紙，前方士兵，亦同樣的需要報紙。因為單就戰事消息而言，前方士兵所知道的戰況，是局部的而非全體的，何況在戰事消息以外，如政治，外交，國際形勢以及各科解釋和論斷，尚佔有報紙的大部篇幅，但據自前線退下的將士，或是視察前線歸來的戰地記者的報告：在前方可以看見敵人自飛機擲下的報紙和傳單，却絕少看見

新聞

新聞

新聞

女記者威金

生脫險 魯南戰役中，中外記者三十餘人，在前線採訪戰地實況，在徐州失陷時，大部份

記者隨湯軍團圍困退出，祇紐西蘭女記者威金生和其餘幾位以失蹤聞，音耗久絕。上月下旬，威女士突然由青島乘輪抵達香港，歷言脫險經過。謂係由徐州繞經小路步行抵青，出生入死，幾經艱險。且言：「魯南膠東雖已被日軍佔據，但戰事仍在進行中，中國遊擊隊活動之普遍，使人難以想像，余曾數度誤入作戰區域，但都僥倖脫險。總之，除沿交通線為日軍據守外，其餘均在遊擊隊和民團之控制下」。威女士因為身心勞瘁，現在已入瑪利醫院調養。

法記者雷諾在華

法國天主教三大報紙之巴黎早字報，現代評論，及西方光明

報特派員雷諾氏，於八月十六日晨由滬飛漢，在敵機狂炸警報怒吼時，安抵武昌機場。下機後即赴旅邸稍事休息，下午至國際宣傳處晉謁董副部長，交換意見。雷氏在漢勾留一週，並晉謁蔣委員長致敬。日前又赴長沙廣州桂林，晉謁馬相伯，預定在九月中旬至安南，決定在河內西貢海防達那脫越南及其他重要城市作公開演講關於中國抗戰，以喚起越南人民對中國之同情，及予中國有力之援助。

聞雷氏將以此行見聞，著為「中國與日本」一書，遍告歐洲人士，俾對中國抗戰有更深切之瞭解與實際之援助。又雷氏以我國旗幟案足以象徵此一偉大民族之氣魄，蒸蒸日上之前

亞細亞的暴風雨 雲蓀

世界在高速準備戰鬥的氛圍中，亞細亞先捲起空前的暴風雨了。世界上任何民族，都想不到老大的中國民族對其唯一的死敵——日本帝國主義者能有這樣堅決的力量，回答狂暴的侵略。

我們的死敵，用怎樣毒辣的手段，要把四萬萬五千萬人正在抬頭的民族意識壓制下去，真是夢想！僅是大中華民族由其歷史的教訓，先聖先賢，忠貞為國的志士們所遺留的至寶。這精神像天上的星，雖在漆黑的深夜，都是光明閃爍，散佈在天空，如同散佈在每一個人的心坎裏一樣；又如同地心的甘泉，永遠是澄清的，雖埋在地底，它終有一天穿過萬重山峯，從高不可攀的危崖上面吐出來的。民族意識是民族整個的靈魂，有時候它會因一時的疲倦，沉睡在深山谷底，可是，當它醒覺時，便同雄獅一樣，兀立在高崗，向着廣大的世界狂呼怒吼，使整個的世界被狂潮沖擊着發生極大的震撼了。它的聲音，如同驚雷，它的威力，如同暴風雨，把世界上不平衡的勢力，全都削平了。黑暗逃避以後的世界，光明之神將帶着一切的自由與幸福，來慰勞被征服的奴隸了。

現在，亞細亞的暴風雨已經掀動了，六十年來看不見天光的奴隸們，都站立起來。我們可以聽到在掙扎中奴隸們都在大聲高喊：

「被壓迫的伙伴們！我們的時代來了！」

我方報紙的蹤影。前線精神食糧的缺乏，是後方各界的責任。尤其是報紙的本身。報紙當局應該多方設法取得中央或地方各軍政機關的合作或援助，將所出版的報紙，大量運送前方，使前方將士脫離悶葫蘆的苦海，並振起勇氣與敵人作抵死之周旋。

第四，抗戰中最流行的口號，是有錢出錢，有力出力，有知識的出知識。這是可以幾個字概括起來的，便是所謂「犧牲的精神」。報紙是國家的各種組合之一，黨報要有犧牲的精神，在商報亦同樣的不能逃避責任。報紙最大的物質精神之表現，一方面要設法遷移，並且還要勸告民衆遷避。但如戰事並非絕對緊張，則此報紙即應該立足定跟，照常執行任務，不應大驚小怪，動搖人心。一方面便是在定價上應力求低廉。戰時物價昂貴，固然較平時高漲，但一般民衆的生活，亦同樣的比平時困苦，所以報價絕對不應提高，萬一提高，亦須以社會經濟力為最高標準。

最後報紙是傳遞消息，指導社會的，是社會精神的寄託者。關於消息的傳遞，當然應力求真實。至於指導社會，最主要的便是社評及專論的刊載。報紙社評或專論，對於時事的論斷或解釋，不應採取過激的口吻，相反的却要絕對冷靜，由冷靜產生正確的觀察。就戰局言，不論如何，不應無條件的悲觀或樂觀。要於精密研討之後，再下斷言。這樣社會才不會誤入迷途。此外，報紙在其分內工作外，亦應多方參加社會活動，擴大對社會服務的範圍。如舉辦時事論文比賽，代收救國捐款等等，是報紙所能做到的，也是應該做到的。總之，報紙在抗戰期中，負有神聖的後方和前方的任務，它的任務的完成，對抗戰前途，有着無限的助力。為抗戰，為報紙自身，報紙不能再加努力，以求任務之完成。

途，時向湘省黨部索取黨國旗各一面，携返法蘭西。

▲華北敵軍統制新聞 華北敵軍為統制新聞，迫平報數家停刊。又擬令津小報三家，合併為一家，減少戶數。

▲益世報在滇復刊 于斌主教由蓉飛滇，為提高邊省文化起見，將天津益世報移滇復刊，現正籌備中。

▲漢口時報發行渝版 漢口武漢時報，茲為增加戰時後方宣傳力量起見，現籌備在渝設立分社，發行渝版。聞該社代表汪提督氏，現已抵渝，即將走訪各當局，從事一切籌備事宜云。

▲滬各報禁登刺激性新聞 英美各領事館，通知英美商民所營華文報紙，謂僑工部局董事會主席之請，轉請各該報紙，自八月一日起，勿刊登過於刺激之新聞。

▲寶學謙女士出國宣傳 由漢口各團體之推派，寶學謙女士任國民代表之一，出國宣傳我英勇抗戰與敵人暴行，以博得國際的同情與援助。寶女士為天津人，前年曾被派赴美國參加世界學生聯合會，復又擔任中央宣傳部幹事等職。女士已於上月乘中國飛剪號飛機赴美，參加美國世界青年大會（顧問），逗留若干日後，將赴歐洲漫遊，預計訪問之國家，有英，法，瑞士，比利時等，最後更擬往蘇聯一行。

歡迎賜稿
歡迎介紹
歡迎批評
歡迎交換

位崗的己自住守

一般人看我們新聞記者，都懷有奇異的眼光；而且他們眼中也是具有兩種不同的看法：一是畏懼而可怕，另一是卑鄙無恥。其實一個真正幹着新聞事業的記者，並不是他們想像那麼可怕與無恥，而是一個極端平凡的人！

誰也承認這兩種不同看法的產生，一半是基於記者本身的不健全，沒有守住自己的崗位；另一半是由於社會教育的不夠。

中國的社會教育，向來是落伍的，所以社會上大多數的人，也就離去他的意識，失去他強有力的判斷；結果，弄到每一事件，不是懷疑，便是恐懼。進一步，在判斷意識不清的形態裏，強下判斷，因之會得到一個錯誤而不正確的觀點。雖自命不凡的所謂智識份子，往往都犯着同樣的毛病。

新聞記者本身的不健全，自然，是指每個記者人品的良莠：同時因為大半新聞記者的口，被有勢力者的槍鎖住，有錢者的洋鎗塞住，而且用不到去舉林白水，邵飄萍，劉煜生，王慰三等人來作證明，乃是鐵般的事實。所以也是許多後起記者之所以不敢走上自己崗位的大原因。因為這樣，大眾的眼光裏，認為記者是大人先生們暨資本家的「特權階級」的傳聲筒。這不僅是社會給予每個新聞記者的待遇，也是站上自己崗位認真工作的新聞記者的苦悶。如果和最前線的士兵一樣的去流血汗毀滅敵人侵略的壁壘，那麼，每一個新聞記者都應該不為槍桿或金錢的勢力而變成啞子播音機。換句話講，便是每一個新聞記者能夠不畏鎗桿、不屈服於金錢的勢力，新聞事業的前途，才有新的希望，才算沒有「尸位素餐，有忝厥職」呵！

所以想做一個起碼的新聞記者，同時為要新聞事業的前途發揚光大，一方面希望動輒以鎗和錢的勢力向記者示威的社會有所變革；一方面希望從事新聞的同業能夠與特權階級的特權階級奮鬥到底，一直使鎗和錢在新聞記者眼光裏為不可利用的廢物。雖然提高社會教育還重要，但至少會使世人的眼光起了一個小小的轉變。

總之，新聞事業要想越過吃奶的階段，必須每一新聞記者有公正的態度，正確的言論，用不着社會的人士來懼怕我們；嚴肅了我們的生活，就能夠轉移社會人士的目光；勇敢地配合着客觀的形勢，為抗戰而作有效的努力。守住自己的崗位，促進社會教育的發展，是今日每一個新聞記者所應負的任務。

勝利條件，一個「最」字

全而抗戰中的最後勝利，這是我國每一個人所懷戀着，企求着的。能實行左列八個信條，這才是博得最後勝利的最正當也最迅捷的途徑。

抱「最」忠態度，
過「最」苦生活，
盡「最」大貢獻，
下「最」堅決心，
忍「最」大犧牲，
持「最」久精神，
做「最」忙工作，
作「最」勇奮鬥，

疎馬

東退却的時候，雖然大家對他不能迅速應命，以致吃虧，有所責難，事後知道，交通的障礙，是一個主要原因，不能怪他專恃血氣之勇。所以蔣委員長還是重用他，教他埋頭練兵。湯恩伯將軍始而南口，繼而台兒莊，使他的名字在國人耳中，已有磁鐵性。孫連仲將軍也是台兒莊英雄，與湯將軍一同受青天白日勳章的，大家都認識了。

浙皖方面而顧祝同將軍，在指揮若定的督率着，而且山路險要，敵人進兵很不容易。

這五虎大將，瞰視着大江一帶，該使敵人的「兒郎心膽寒」。何況我們的大將，不祇這五員飛虎？

敵人縱有「投鞭斷流」之衆，恐怕不久就有「八公山草木皆兵」之日！

有所不為

不為

常有人來問：「不為」是什麼意思？

又有人在外面猜測：「不為」就是誰！

我可以告訴諸位讀者：諸位讀者的本人，就是「不為」。

「人有所不為，而後可以有為」，我們對於國家，不能執干戈衛社稷，不能積極地有作為；但是我們應該自己勉勵自己，大家勉勵大家「有所不為」。

不為些什麼？不為背叛國家之事，不為損害國家之事，不為認賊作父之事，不為為虎作倀之事。

所謂「不為」，如此如此；願四億同胞，都是「不為」！

如何編輯戰訊？

細雨

抗戰期間的報紙，最使讀者注意的是戰事消息，因此，戰事消息的編輯與寫作，值得每一位同業的注意。本文先就編輯方面立論。我以為一個良好的戰訊編輯，他應該不違背左列三個原則。

戰時記者

第一，態度的決定 一張報紙的刊行，幾個鉛字的說白，不獨影響士氣，而且影響民氣。假使大多數人以為中國必亡，則望風而潰，中國將不戰而屈於敵人之手；假使大多數人認定中國必勝，則暫時的挫折，適足以說明敵人軍火人力財富之消耗，而且最後勝利，定在敵人深入之時。所以當上海失守之後，我們固然是樂觀；南京失守後，我們依然是樂觀；即令徐州失守武漢危急的今日，我們還是十分樂觀。我們要以這種無限量的樂觀態度，直接的普遍的灌輸士兵與民衆，並間接的影響國際的觀聽。在國內固然是希望由於我們的新聞的傳佈，使人人敵愾，步步設防；在國外尤其希望藉此獲得廣大的同情與助力。總之，在抗戰時期的新聞記者，他的筆端不應沾染一滴失望的墨汁。不過，樂觀與浮誇不同，與驕矜不同。我們應審慎地使讀者瞭解敵人軍備的優越，初期的挫折，和前途的危險與艱苦，而應不斷地努力，加緊的準備，拚命的奮鬥，始可獲得最後的勝利。

第二，重心的認識 第一條新聞，應指示出軍事的重心所在。如去歲保衛上海時，年前

兩三個月內，報紙應當以上海戰事為第一則新聞。而徐州失陷前數月，則以徐州攻守置第一則。最近三期戰事開始，又當以武漢前哨戰——江西安徽戰事為第一則新聞了。在此期間，即使其他戰事小有勝利，亦不變易首則地位，這不僅為表示一大報的風格，而實是要使讀者明瞭戰局的關鍵與中心，心不旁騖，全神灌注，雖不能集全國人之心力以必須保衛此一要區，亦當集全國人之眼光以督促守此戰區之將士，予前犯敵人以嚴重之打擊與巨量之消耗。為達成此一任務，故編者不僅須研求全戰區之地形與戰史，與乎最新之軍事知識，且當對敵我之戰略與戰術，均有透澈之瞭解，則戰事中心之判斷，方不致誤。

第三，機密的保守 如完全視報紙為一商品，儘量地告訴讀者以軍事機密，以滿足讀者好奇的心理，自可獲得銷數的增加。但如我們不忘記報紙在抗戰時期，不僅是普通的社教工具，而是為維持一民族國家生存的武器，則我們對軍事機密應完全地絕對地保守。我們寧可從別的方面給予讀者以興味，而不當以一點一絲軍事機密妄冀增加一份銷數。本來，在抗戰期間，洩露軍機，是一件犯法的行為；祇是由於條文的硬性和編者的取巧，在一年來的抗戰中，我們翻開各地的報紙，不難到處發現軍事機密。西南某數省的報紙，常常刊載軍隊與壯丁數目，開拔的地點與時間，軍事要人的行動與軍事設備，固不待說；即以素負盛名的某

大報與某名記者，亦當以其流利的筆鋒，於描寫軍情之餘，痛論敵我的得失。這雖然足以滿足一般普通讀者的心理，而在一個負責的戰時記者看來，像前一二類消息應絕對不予刊載，而後一類特寫，則當密呈軍事委員會參考，而不當公開使敵人有借鏡。我不是說敵人參謀部是如何重視這些外行軍事記者的「情報」，而是說我們寧可以小心為是。甚至如一個地方的失守，有時為着要等待另一勝利的消息同時發表，（因這樣發表的方法，是常足以鼓舞人心。）我們寧可把這淪陷地方的消息，遲發一、二天，而不當如平時之就求敏捷。

新三傳

搖頭擺尾，吮痔紙癮；
昔本無賴，今充功狗。
是曰新貴
傳得衣鉢，萬年遺臭；
岳王坟前，君道不孤。
是曰新僧
狗臉不足，戴個綠巾；
奉送活寶，團結主心。
是曰新龜

怎樣做戰地通訊員？

鍾期森

全面抗戰展開以後，各種報紙，對於軍事消息及戰地通訊，感到迫切的需要。因此，戰地採訪，成爲了一種極重要的工作。許多在前線戰區的訪員，會在此時投函到各報館去應聘。青年軍人在職的或退伍的，也會乘機活動這個極有意義的工作。而都市上的青年，尤其會與綴勃勃的托人找尋一個能上前線過採訪生活的位置。這一種現象，從任何方面說，都是可喜的。不過，報館方面對於錄用這種人員，照例是很嚴格，倘若不知道他的資格和能力，絕對不敢輕於嘗試。在這種情形之下，不免將令很多青年失望。筆者在最近兩三月來，收到這一類請求的信，不下二三十封，然而，都因條件不合，而被報館當局拒絕了。

這說明做一個戰地通訊員是不容易的事情。

但是不是絕對的不容易呢？不。一點也不。我可以在這裏具體的答復：倘若你稍有軍事學識和經驗，倘若你精力富強，同時你又文筆清通，而且知道新聞的價值及迅速傳遞之必要條件，你便具備了做一個戰地通訊員的資格。不過，這些條件是不容易兼備的，我在前面所提到的二三十人，大多不具備軍事經驗和身體不強的人，因此，就不便錄用了。

戰地通訊員的生活，令人欣羨的地方很多。但每一個報紙，對於這一類的位置爲數無幾。歐戰時，英國的報紙籌有的款經常的派人担任這種工作的，僅五六家。在中國，則旅行記者也祇近年才有，而且是少數規模較大的報館才有。戰事發生後，除了有的已派適當的人員出發前線外，有的因經濟關係，往往是聯合幾家，共派一人。其他尋常的辦法，則是幾個報紙共同磋商，買一人的稿件，繕寫幾份分登各報。由於這種消極的救濟，因之，報紙上戰地通訊及戰事消息，不能有更顯著的進步。

筆者從事報紙工作有年，而且與很多戰地記者有密切的聯繫，同時自己更曾作過一次旅行記者，對於戰地採訪工作，耳濡目染，可能的總算知道得比較詳盡。爲了知道現在有很多青年想從這條路上充實

他的人生，爲了知道現在很多報紙對於戰地通訊還不十分重視，我想以這篇文字調劑這兩方面的缺陷使其容和起來。這即是說：使有志戰地採訪事業的青年，能夠知道如何去作一個戰地記者，當他獲得了他的職務後，他可以較順利的進行他的工作。而由此，使報館不致找人不易，並使他自然地走上積極充實戰地通訊那一條路。

讓我先從一般應具備的能事說起，一個戰地通訊員所應具備的能事，絕不是一個常人所能夠兼爲的。他必需體格健全，毫無疾病，能耐勞苦。食品無論如何減少，如何粗劣，都可以忍受。寢地無論如何偏促，如何污穢，都可以睡眠。甚至於曠野中受盡風霜之苦，或草舍裏直覺到穢氣蒸騰，在別人所不能忍受的，戰地通訊員都要樂於忍受。此外，他還要能夠騎馬，騎自由車，或者能開汽車。學識上，除文字清通和常識豐富外，更要有充分的理解力與判斷力，同時還要懂得一點地理，戰史，和兵法。言語上，除本能的國語外，最好還配合幾種預定應到地域裏的方言，能說一兩種外國語，那是很便利的。歐戰時，一般對於戰地記者的要求，至少須懂得德法兩國文字，若能兼善俄文與西班牙文，則更於職務有助。在今日我們的戰爭尚未具體形成國際戰爭以前，外國語還不十分需要，但能懂口語，那是很有益處的，因爲在收復區裏，倘若拾到一個字條，有時會供給給你一個很好的消息，甚至可作軍事行動的參攷。

無論在戰時或者在平時，戰地通訊員要能夠隨時束裝成行。按照通常的例子，通訊員得到極簡單的消息，就要出發採訪。英國倫敦勒格拉夫日報的訪員馬克曉氏，是歐戰中一位著名的戰地記者，他曾親歷戰事五次，幾乎沒有一次不是匆匆就道的。他曾就他的工作經驗，作過如下的文字紀述：

「一八九九年九月，余在亞爾德歇地閱操，思有所紀述。不意英軍伴戰之練習，不久且作真戰之預備。有一星期五晚，余返倫敦，預備星期休息，七時抵滑鐵盧車站，即赴報館投交原稿，

至則見主筆有短箋一紙與余云：願君明日由曼散頓乘輪往南非洲，自行準備一切，該地克柏賓恩有南非斯登銀行存款可支。余閱此數語畢，已自能領悟主筆所需於余者。蓋是時南非共和國邦交，將有決裂之象，不得不先時而往。幸是晚會計員離職較遲，余得略支現款，即赴芬草巨街購備船票，翌晨，向克柏賓恩出發。『這種匆匆的行色，是每一個戰地記者所不免，而且是必需隨時準備應付的。』馬氏對此，經驗既多，其情形不妨一述：

巴爾幹之役，馬氏正在塞維亞軍營中，一晚，有一位口操德語的兵士告訴他：說總營有要電一封，他於是到總參謀辦公處去取，果然，有一個電報，要他速回倫敦，於是他把馬匹布幕以及種種雜物，一概變賣，第二天請領護照，即乘奧里為快車直抵佛拉興。不料剛到倫敦，主筆對他說：『抱歉得很，勞你奔走。現在墨西哥風潮大作（按當時墨總統馬的羅被刺政府變動），請趕赴利物浦，明日乘瑪利登那郵船啓程。』一個戰地記者，對於報社派給的任務，無論為何事何地，都不能推却的，第二天，馬氏便向墨西哥啓程了。這種奔走的勞苦，為戰地記者必有的報酬，是誰也不能避免的。

馬氏還有一段敘述他行色匆忙的故事：

『一九一二年秋，巴爾幹風潮日亟，余正在克柏利巨省閣操，是時巴爾幹各國之聯盟，志在擠斥土耳其，似無一知其事者。外察情勢，雖多糾葛，然吾人以為尙可不至與戰。一日主筆函告余云：時局雖無大礙，願速赴奧京維也納探訪一切，緣欲知巴爾幹消息，當以該地為最靈便也。余啓行時，意謂戰事可免，遂將戰地應用物品，概留倫敦家中，隻身赴維也納。在彼無所事事，享受秋季清氣數星期，亦頗不惡。一夕，余適與該都會某報館主筆，縱談巴爾幹問題，該主筆忽得一電，起立大呼曰：戰事戰事。即將電報傳遞與余閱，蓋該報館石丁巨訪員報告，蒙特尼格魯業已對土耳其宣戰也。閱二小時，余即乘車往比格拉，僅攜帶衣服一套，望遠鏡一付，及現款若干，因斯時最重要者為現款，無論何地均可用以購備一切也。』

從這裏，我們便知道戰地記者的生活比普通記者的生活，要艱苦萬分。他的行動決於他的工作，而他的工作決於身外的戰爭。一個進

退不已的戰爭，常常使一個戰地記者要感到極度的疲憊，然而他還是不能放棄他的工作的。

不特如此，戰地記者有時還會受經濟上的打擊。通常的新聞電報，憑執照發新聞電，原歸收報人付費。但戰時流動記者，既不便受一地或五地十地的限制，更不知明日將到何方？因此，受地域限制的新聞電執照，一定失其效力，而領用無限地域的新聞電執照，便要付給現金。僅這一簡單的原故，戰地記者在出發前，他必需帶多量的金錢，以便應付。不然，很多珍貴的消息，便會遺漏。

馬克曉氏也曾經歷過這種生活，下面這一則故事，是值得我們參考的：

『余（馬氏自稱）憶美國與西班牙交戰時，柏老恩氏（為紐約噶魯報主筆）同余由古巴逕的亞谷往安都尼奧，目擊西班牙艦隊滅亡殆盡。該艦隊係歸海軍提督塞維拉統帶。余等所乘小輪船入港時，天色已晚，其他通信員同觀戰者，早已分路奔往古巴海濱魁登那摩灣及海策聖尼哥拉司各電報機關。柏氏同余謁見美國海軍總司令，臨別之頃，探悉總司令已飭令最快魚雷艇駛往上述兩地，發電報告美政府，（此時無線電機關尚未設立），余等深知通電之例，公文在先，報界在後，故決計馳赴查美加，路雖較遠，而該地電線，至少常有兩條可通。比至該處之西印度直接電報公司，其司機員正與遜的亞谷西班牙提督通電，故余等所發電稿，皆拒絕不收。幸有其他電線，取道巴拿馬墨西哥轉接歐美各線。余等即乘當地最快馬車馳往，該公司人員持收電稿已如山積。謂余等云：如願出價三倍，另定適宜辦法，當然傳遞，且須當地預付現金，方能發電，於是困難問題發生矣。按價計算，余等電費，幾達二千鎊之多，而柏氏與余所帶現金，共約二百五十鎊，為時已至夜間十時，銀行當然停業，猶幸柏氏與當地波斯頓菓子公司經理有素，該公司除尋常營業外，兼理銀行事宜，柏氏立即奔至其家，該經理正將預備就寢，柏氏竟能勸之同往銀行，啓箱借出現金二千鎊，是夕未至十一時，而余等第一電訊，已向紐約倫敦出發矣。後查翌晨各報，倫敦唯有德勒格拉夫日報，紐約唯有噶魯報（按馬氏為前報記者，柏氏即後報記者）登載戰事情形，